[美]马克·吐温

世界文学名著精粹

Shijiemingzhu

百万英镑

广西民族出版社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

百万英镑

我 圆岁那年在旧金山一位矿业经纪人手下做雇员，对证券交易的每一个细节都十分熟悉。当时我在世上无亲无故，除去聪明的头脑和清白的名声，我简直一无所有；可是，就凭我这些条件，我就可以走上一条最终发迹的康庄大道，我对这一前景非常满意。

每星期六下午收盘后的时间由我自由支配，我习惯的休闲方式是到海湾里驾驶小帆船。一天，我胆子太大了，结果把小船远远地驶进了大海。黄昏临近，在我差不多已经绝望时，被一艘开往伦敦的小型方帆双桅船救起来。旅途漫长，风涛险恶，船上管事的没让我出船钱，只是让我不拿工资干普通水手的活，用这个办法来抵账。当我在伦敦登岸时，身上穿的是一堆破烂，身上只有一美元。就靠这一块钱我勉强维持了一天的食宿。第二天，我就既无果腹之粮又无栖身之所了。

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衣衫褴褛、饥肠

辘辘的我步履蹒跚地在波特兰广场附近徘徊。一个小孩子让保姆领着从我身边经过，他将一只甘美无比的大鸭梨——只咬了一口——扔进了阴沟。我当然站住了，充满饥渴的目光死死盯住那沾满污泥的宝贝。我嘴里满是口水，胃里着实需要它，我整个生命都渴求它。但是，每当我挪动身子想将它拣起来时，总会有过路人的目光窥透我的意图，我当然只好站直身子，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好像自己对那只鸭梨压根没有起过意。这样的情景重复了多次，我始终未能把那只梨弄到手。当我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不顾一切羞耻把梨一把抓起来时，我身后的一扇窗子向上推开了，一位绅士向外叫道：

“请你进屋来。”

我被一名身穿华丽制服的仆人领进一个豪华的房间，屋里坐着两位年长的绅士。他们将仆人支开后，请我坐下来。他俩刚用完早餐，看到吃剩下来的食物，我几乎难以自持。面对着那些好吃的东西，我差点儿失去理智，不过既然主人并没有请我品尝，我就得竭力忍受痛苦。

当时我对不久前发生在那里的事还一无所知，我是过了很多天以后才获悉此情的，不过，我想现

在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两天前，这老哥儿俩曾进行过一场热烈的争论，最后他俩决定采用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打赌——来决定胜负。

诸君可能还记得：英格兰银行为与某个外国作某项公共交易的特殊需要，曾发行过两张大钞，每张票面都是百万英镑。不知什么原因，实际使用并注销的只有其中一张；而另一张大钞仍躺在银行的保险库里。是这么回事，老哥儿俩在闲谈中偶尔想到：假如有一个极其诚实和聪明的外地人流落到伦敦，他在这里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身边除那张百万英镑大钞外一无所有，并且还无法证明他就是那张大钞的合法所有者，那么他的命运将会如何？一个说，这人会饿死；另一个说，决不会。一个说，这人不能把大钞拿到银行或其他地方去用，因为他会当场被捕。因此老哥儿俩继续争论下去，直到那另一个说，他愿意拿两万英镑打赌，他认为这个外地人靠那张钞票，无论怎么说，也能活 猿天，而且不会进监狱。他的兄弟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于是他就直奔银行将那张大钞买了回来。你看，他像个真正的英国人，浑身是胆气宇轩昂。接着他口授了一封信，由他的一名秘书用漂亮的正楷写下来，随后

这哥儿俩就在窗前坐了一整天,想物色一名适当人选,把信交给他。

他俩看见很多面相诚实的人走过,可这些人又显得不够聪明;很多面相聪明的人又显得不够诚实;很多人面相既聪明又诚实,可又不像是穷人;还有些人虽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却又不像是外地人。在我走过之前,他俩看到的人们总是有欠缺;他俩认为我符合所有条件,一致选定了我,现在我就在他们家里等着,想弄清他们把我叫进屋来的原因。他们开始问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很快就弄清了我的来龙去脉。最后,他们告诉我说,我完全符合他们的意图。我说,我真的很高兴,并打听他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老哥儿俩之一递给我一只信封,说是我能够从中得到答案。我刚要把它拆开时,他说:别拆!要我带回寓所,然后仔细观看,不要慌不要忙。我满腹狐疑,要求他们把这件事解释得稍微详细一点,但却遭到了拒绝;因此我只得告辞,心里感到很屈辱,这明明是个恶作剧之作,而自己成了他们取笑的对像,但是我必须忍受,因为按照我目前的处境,我是不能对有钱有势人物加于我的侮辱表示愤恨的。

—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

现在我真想将那只梨拣起来当众吃掉，可是找不到了。就为了这桩倒楣的买卖把梨子丢失了，想到这一点，我对这两个人，顿时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刚走到看不见这座房子的地方，就将信封拆开，看见里面装着钱！我要告诉你，我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改变了！我一秒钟都不耽误，把信和钱往背心口袋里一塞，就冲进附近一个廉价餐厅。好啊，瞧我是怎么吃的！等我把肚子撑得多一口都容不下时，我拿出那张钞票，把它打开，只瞥了一眼，我差点儿没晕过去。百万英镑！合 缘起 万美元呢！怎么啦，它让我感觉天旋地转。

我肯定是晕晕乎乎坐在那里，面对那张钞票直眨巴眼，足足有一分钟之久才清醒过来。随后，我第一个注意的目标就是那家餐厅的老板。他的眼睛盯住那张钞票，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全身心都在顶礼膜拜，可是看样子好像手脚都不能动弹了。刹那间我有了主意，采取了在那场合惟一合理的行动。我将那张钞票递给他，并以漫不经心的口气说：

“请你找一下。”

他也恢复了常态，口里一叠连声地道歉说，他

实在找不开，我把钞票往他手里塞，他连连缩手，连碰都不敢碰它。他想看那张钞票，他饥渴的目光牢牢盯住它，好像怎么看都不够。然而他不敢碰它，似乎那是一件圣物，决不是可怜的肉身凡胎能够接触的。我说：

“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我还得请你给破开；我身边只有这张钞票。”

他说，这一点小事微不足道；他很乐意把这笔小账延迟到下次再收。我告诉他，这一阵子我可能不会到这一带来；他说，毫无问题，他可以等，不但如此，我可以随意选择任何时间来吃任何食品，并且愿意什么时候付账就什么时候付账。他说，我完全是由于生性诙谐才故意在穿着打扮上和他开个玩笑，他希望自己没有因此就怀疑起像我这样有钱的一位绅士来。刚说到这里，另一位顾客走了进来，老板示意让我把那个怪物收好，别让他瞧见；接着，老板一路打恭作揖把我送出店门。我径直回到那两位兄弟的住所，趁着警察还没有把我拘捕，想请他们帮助我纠正刚才发生的错误。我紧张极了，说实话，我害怕得很，当然，这并非我的错；我洞悉人情事理，我明白，当他俩发现自己把一张百万英

镑大钞错当成一英镑送给一名流浪汉时，一定会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头上，而不会通情达理地责怪自己的近视眼。当我来到那座房子前面时，紧张的心情有所缓和，因为那里一片宁静，这使我确信，他们还没有发现那桩重大的错误。我拉响门铃。应门的还是刚才那位仆人。我说想见那两位绅士。

“他们不在。”用的是那一类仆人惯用的傲慢、冰冷的口气。

“不在？他们在哪儿？”

“出门旅行了。”

“去哪儿了？”

“我想是去大陆了吧。”

“大陆？”

“是的，先生。”

“去哪儿——走哪条路线？”

“我说不上来，先生。”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说，过一个月。”

“一个月！噢，太糟了！请你尽量给我想个办法，我要给他们说句话。这可是件极其重要的事。”

“真的，我不能。他们在哪儿我一点也不清楚，

先生。”

“那么我必须得见这家的其他主人。”

“其他主人也不在;出国都几个月了——大概是在埃及或印度吧。”

“老兄,这里发生了一件大错。不等天黑他们准会回来的。请你转告他们好吗:我来过了,以后还要来,直到把这件大错纠正过来,请他们不必担心。”

“倘若他们回来,我会转告他们的,不过我看他们不会回来。他们说什么来着,过不了一个小时你就会跑来打听一件什么事的,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事情一切正常,他们会及时回来,在这儿等候你。”

因此我只得放弃努力,离开那里。这一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谜!我差不多要发狂了。他们会‘及时’回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噢,或许他们的信能提供答案。我把他们的信忘掉了,我拿出信来看。信是这么写的:

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既聪明又诚实的人。我们推测你很穷,而且是个外地人。你会发现信封里装着一笔钱。这笔钱借给你一百天,不计利息。限期结束,请来这里向我们汇报。我拿你

打了个赌。假如我赢了,你将获得我能指派的任何职位——也就是说,你能证明自己既熟悉又能胜任的任何职位。

没有签名,没有地址,没有日期。

好啊,我掉进是非圈里去了!读者诸君对事情的起因完全清楚,然而我当时还一无所知。在我看来,这是个深不可测的、黑色的迷魂阵。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俩玩的是什么游戏,也不明白它对我来说是个祸害还是件善举。我走进一座公园,坐下来好好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如何办才好。

一小时以后,我经过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

或许他俩对我抱着善意,或许他俩对我怀有恶意,到底如何,难以断定——由它去吧。他们正在玩什么游戏,搞什么阴谋,作什么试验之类,既然难以断定——由它去吧。他们拿我打赌,弄不清楚赌的是什么——由它去吧。对于难以确定的事就这么处理了。至于剩下的事那倒是明确无误、实实在在的,有把握加以归类和确定。倘若我要求英格兰银行把这张钞票放进它主人的账户,银行会照办的,因为他们知道它属于谁,尽管我不知道。问题是他们准会问我这张钞票怎么会落入我的手中,假

如我对他们说真话，他们就会把我送进收容所，当然，假如我编造谎言，他们就会把我投入监狱，假如我把这张钞票存入任何一家银行或拿它抵押贷款，结果也是一样。看来在他们回来之前，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我只好始终将这个沉重的负担带在身边了。它对我毫无用处，就像是一把炉灰，但是即使我沿门乞讨时也得小心照料它，仔细保管它。就算我想把它送掉也一定送不出去，因为无论诚实的公民或拦路打劫的强盗都不会接受它或与它发生什么瓜葛。这老哥儿俩没有一点风险。就算是我把他的钞票丢失了，或烧掉了，他们仍然万无一失的，因为他们可以挂失。银行会让他们的钱完好无损；但是我却要在没有工资、没有好处的情况下受一个月的罪——除非我能帮助老哥儿俩之一打赢他的赌——无论他们打的是什么赌——我就能获得他答应我的那个职位。我当然想取得那个职位；像他们那样的人能够指派的职位是值得我去争取的。

我对那个职位充满遐想。我的期望开始增高。毫无疑问，薪水准低不了。过一个月就能够开始就职了，从此我将一帆风顺。倾刻间我的感觉就变得非常良好。这时我又在大街上踱步了。看见一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